

2



蔡宜勳 先生

閩南語 / 散文類 / 社會組

得獎作品 /

白毛仔船長

【得獎感言】

曾經母語相依約，如今只剩貼枕聞。

一個母語的獎，轉增思親悵然。刻燭構思，感謝，內人從容陪伴。

白毛仔船長

嘿，恁這幾個猴因仔，莫烏白動我的舵輪仔，任何開關攏袂當磕，是毋是欲等我發性地，共恁踢落海，唉……唉，閣對我反白睏，真正有白目，掠準我咧歎雞娃呢？

到港仔灣內去問看覓，毋驚恁對雞籠仔山問到龜山島，啥人毋捌我「白毛仔船長」，無定著抑有人會倚直直行禮兼頓頭，欲信莫？今仔日算恁好運搭上我的船，若乖乖，尤其是你，戴野球帽仔的，我就予恁佇船長室歇喘，享受一時仔做船長的派頭，按怎？

啥貨，欲我講故事！彼哪有啥物問題，你，大頭仔，講……，欲聽啥物款的故事。

唉唉！你這隻惡質、惡質誠惡質，欲聽我按怎落衰到這搭開竹排的故事，哇哇哇，我……，今仔日誠實拄著糶猴矣，好啦，講就講，驚驚袂著等，不而過，我愛先放聲，我這隻是遊艇，毋是竹排仔。

十幾冬前，恁攏猶未落塗，我可是一個正港的船長，因仔人有耳無喙莫覘咧遐偷笑，嘛袂當妝鬼，我是講實在的，人人叫我「白毛仔船長」。

這純然是家族的遺傳，若像有人生日暎就紺色全款，我來自阿爸以及阿爸的阿爸所遺傳，有一把白頭毛，佳哉，原底對細漢就綴著阿爸一直佇船頂鬥跤手，操甲一身肉仁仁仁，恰一把白頭髮鬥做伙，活欲比馬龍白蘭度較飄撇，嗯，你又閣咧變鬼變怪，胖奶仔，煞煞去，無愛共你計較。

雞籠是我出世的所在，東引倚太平洋，西方有臺灣海峽，兩大洋流就在此交會，就按呢氣候時常見著季風而濟雨，黑潮主流恰支流的通過，形成一道明顯的換潮線面，有時陣這頭潮水看若風平浪靜，彼頭卻是浪潮瀟瀟滾。予雞籠的外海海域形成兩種無全的面貌仔，會使講雞籠海區域的特色。雖然雞籠北海岸的景色豐富濟款又特別，沿海猶看會著海岬、岩礁、海蝕坑崁、海蝕洞等等地質美景，但若欲好好欣賞，算恁巧，知影愛來搭我這隻觀光遊艇不可，恁所知影，按火車站前的排仔碼頭恰碧砂漁港坐起來就無毋著。

海岸邊尋一輪，大大細細漁港十幾個，是誠濟在地漁船仔集中漁貨的所在，加上交通

方便，就佇咧臺省道濱海邊，所以，每到黃昏抑假日，人攏規个倚過來，就是為著鮮沢的魚貨。

按雞籠一直伸到宜蘭的海墘長久以來欠大力整治，臺灣北鄉間獨獨有的樸實、偏僻、寧靜，含上海水的深藍，會使講婿甲親像一粒被掩埃的真珠，如同滿腹心思的少女，恬恬等著覘佇水內的魚群來探頭，兩爿沙仔岸綿延數十公里，看若在眼前的排仔，時常沿海墘平行拖網，彼當陣，我嘛是個當中的一个，駛一隻不止仔漚古的漁船，噸位細，干焦倩兩個船員。

佇彼當陣爾爾，逐工透早，我會騎著彼隻獨一無二的野狼仔oo-tóo-bái，囂俳刺刺來到美麗的八斗子，無毋著，恁硬欲叫伊「碧砂漁港」嘛會使囉，講，恁遮的西部來的都市倣無一定有聽過啦，啥物！你有聽過！算你巷仔內的，干焦聽彼幾排碼頭內下性命守護傳統的漁船仔，隨海面起起落落，互相映燒，呱呱叫的聲音，我干干仔聽就干干仔暢。

當然，我毋是來揣癮的，雞籠仔的美麗毋是毋捌，差不多港內通人靠海食穿，講實在的，見若是標準出海的好日子，日頭袂稜，嘿嘿，想欲叫我這身老牛皮鬱佇厝德講啦！無恁領一陣兄弟出海，我是欲掠蝨毋相咬呢！無騙恁，你這個縛頭鬚尾的查某囡仔，莫偷揜笑，彼當陣，我可是一個飄撇甲有賸的船長喔。

我有兩個綴我足久的死忠仔，一個叫做阿堅，一個號做祥哥，各有來頭，我講予恁聽。

量其約仔佇十幾冬前，有一擺我已經上船，心內想。

這隻死阿堅走去佗位，哇！啊誠無簡單，已經共船仔頂的亂操操收拾甲屨屨貼貼，這款年歲有這等定性無容易矣，像伊願意留跼船頂討海的少年人無濟，平常，是毋是有一點過頭歹，論真這個少年人猶袂稜，我偷偷眼一下，果不其然，陰暗的幹角，藏著一箱翕相機械。

哎哟喂，烏斫仔貯豆油，祥哥毋是昨暝猶佇隔壁淋迴海仔，哪會比我較勢早，加滿油毋講，漁網仔平順仔平順捲好好，規籬人展佇遐，若死豬，就是驚猶有百分之五十的酒精

分未消化，予伊加睇一目瞞仔，人老無認老，閣按呢淋落去，佢一工拚袂過，我嘛費氣。

當然啦，厚屎的代誌，袂千千仔出佇祥哥的腹肚皮，佇規排的漁船仔當中，我彼隻破船仔「利馬」號明顯遮細粒子，往往一無細膩就會被身軀邊兩隻較大的漁船靠著，不過，細隻有細隻的優點，開銷較少，只要有像個兩位遮利的副手，照常艘有縫，有時陣身邊共看覓，彼兩隻驚死人大的漁網仔絞，未免傷聳鬚，我，老歲仔一个，挈啥物共人拚，無啥物會唬人的志氣，獨獨靠我這隻漁船仔，會使撈幾隻魚仔困，日子過較快樂的較要緊乎，另外，莫嫌我是一个無智識的老尪仔標，我嘛知影，遐的霸王漁船仔頂面密密是，一層一層的罟仔，大魚小魚罟仔蝦，全然攏免想欲走，這對海洋傷害真大，一種無法度彌補的傷害，咱無遮雄，平平掠魚，我放人一寡生路，遮的話毋捌向別人講，無定著予人掠做痛的。不管按怎樣，也是趕緊出海要緊，宕傷晏，著和彼堆比我大上三四倍的漁船仔映燒，干焦個排出來的海湧頭，就有夠我拋掉輪矣，莫白目，保平安，尤其佇個閣規腹肚火時陣。

這是按呢來的，且慢，予我代先共船仔頭對準出口，個有幾家伙想欲我的阿堅，我毋放人，阿堅嘛千千仔欲綴著我，規庄頭的人，就算是阿堅的父母嘛攏無法度體諒，當做我佇咧使弄，不而過……，喔喔喔，差一點仔反船……，個毋知影，這完全毋是我的主張，啥人叫個講袂伸掉，看無阿堅心內掛意的是啥物，就按呢個對我的火，一時是歹度矣。呼呼，好不簡單共我的「利馬」號運轉開港，免一觸久仔，個就會逐來，馬力強免講嘛囂俳，何況個規陣，我干焦孤鳥一隻。

哎哟喂，哪會規帆人攏圍入內船長室矣，大人，個逐家毋看景色呢？我這馬是咧講笑談予因仔聽，毋敢延遲誤逐家，個攏已經買票矣。看遮的猴因仔聽甲驚神驚神，個大人就清彩坐，反正，故事嘛停袂落來矣。

我愛沓沓仔佇漁場墘搖櫓仔，莫笑我慳慳，啥人毋知影遮淺，無啥物大魚通期待向望，毋過，闊闊的海面，漁場的中央較深水的所在，無我的份，遐是彼隻大船聯合作戰的範圍，個舞的是密州州的浮水桶仔流刺網，一張3、4百公尺長的網仔需要幾隻船合作，佇海底如同一面齧牙跔跔的圍牆，任何生物都走袂過，我無欲佢個全鼻空出氣，阿堅已經開

始共網仔拋落海，祥哥鼻管紅紅，一邊鬥跤手，咱彼張網小小隻較好拋，兩人就有法度，我規氣邊仔歇喘，手掩日頭光，往岸頂眯去，不出三哩，村內的瓦仔厝一間一間溜過。

透過召鏡，我來回掃過海面，果然看見一層仔動靜，越頭，阿堅猶原兩枝跤弓開開，一手一手共漁網送入海，微微仔向我比出OK的手勢，我開始佇附近小心拖行，祥哥佇邊仔鬥相共，順手放一支魚釣仔，揣寡娛樂，有一搭無一搭恰阿堅話仙畫虎屨，看著這一幕，難免予我煩惱個兩個的日後，阿堅是一個乖囡仔，猶未娶某，厝裡老歲仔無贊成伊放棄市內的工課，轉來行船，根據伊的講法，最主要無法度適應公司裡無變化的束縛，毋才決定轉來，不過為何大船毋去綴，偏偏仔欲來綴我這隻細隻排仔，原因閣較奇，伊宣稱，對遐的大船的壓霸舉動無法度認同。

所以，回鄉數冬，任由父母按怎苦勸，寧可綴我這隻無出脫的老牛，過著有一頓無兩頓的日子，我嘛無想欲按呢，但是姑不而將，趕嘛趕袂走，除了，拋魚的日子以外，阿堅嘛足勢翕相，我恰祥哥除了擔當伊的同事，順繼愛閣食認聽伊話話唸，伊定定哭呻講：「海面下愈來愈食力，不管時規堆魚仔死體予魚網仔勾牢咧，較深一點仔的所在，猶閣有玻璃罐、涼水的â-lú-mih罐、塑膠桶仔、袋仔、糞埤等等，人類對大自然的損害，真正足自私！」恁有了解無？伊是一個正義感的少年家，只是拄拄仔好恰我有淡薄仔鬥搭，毋是我使弄一定愛跟綴我，是個父母恰一千親朋好友袂得諒解。

啊若講著我，是毋是叫「白毛船長」嘛無重要矣，今年30歲，哈！哈！騙恁的啦，我過冬已經超過60，在地大漢，按阮阿祖開始已經第四代討海，15歲上阿爸的船，到今無變，唯一變的是，佇三十五歲彼年，家已買一隻破船，細細隻仔，無掠過大魚，無趁過大錢，二十幾冬來干焦卯到一聲「白毛船長」，恰阿堅全款理由，佇港口孤鳥一隻過日子，無恰別隻船聯合。

彼時陣，阮船頂的海產，每日按時落到特殊漁港，表面上一切攏無改變，論真不然，尤其是對阿堅這款翕相膺的，日子一工一工過，阿堅的影片愈來愈濟，一旦有閒伊揸著相機，就向海底跳，可惜，帶起來的相片，一再使人絕望，目頭越結越經，一直到有一工，阿堅無法度閣吞忍。

趁落完貨後的閩縫，三人鬥陣佇漁港行跤花，無疑悟被一堆懸懸的物仔擋著。

「船長，你看這大堆的魚仔困、蝦疔仔，死規堆若山，敢講人對大自然毋免一點仔疼痛？」伊比向漁港內地面。

我跔落來，僥彼堆魚蝦仔死體，發現，內底啥物都有，透抽、蟹蟳、細隻海鰻、佻一大堆算嘛算袂了的魚仔困，唯一的共同點是逐隻攞飼袂大，千千萬萬，全死了了矣。

清汗拚一身，我開喙問一邊的朋友：「遮的魚仔按佻來？往佻位去？」朋友講，流仔刺網掠的，魚仔困無地走，一擺掠了了，上岸就全死矣，準備當做飼料處理。

當下，我心驚膽嚇，「白毛船長」毋驚予恁笑，心頭一陣酸，真正目箍紅。

「阿堅，我佻你慫款捶心肝。」我擰頭向伊講：「凡勢咱需要認真想看覓，莫閣掠魚矣。」

「海洋，澈底予人類損蕩，一直翕袂著美麗的景象，昨昏，我對一隻海龜的尻川口摸出一條二十公分的塑膠袋仔，伊痛苦的表情一直佇我腦中覓，我毋知伊敢會活？也毋知伊腹肚內猶有佻濟塑膠袋仔。」阿堅應聲。

講實在的，這根本不免阿堅講，毋通袂記得我可是偉大的「白毛船長」。

我看向阿堅佻祥哥：「假使，無法度閃避共雞鴨禽獸當做飯菜來食，上無，人類嘛合該更加尊存遮的共性命貢獻予咱的精牲。」

「船長啊，你有發覺無？最近幾冬，夾帶缺佇魚網頂的糞埽，一冬比一冬濟，魚仔卻是愈來愈細隻，大魚拍毋見矣，袂赴大隻就撈了了矣，抑無，就被糞埽毒毒死。」祥哥嘛誠感慨。

過頭撈掠、糞埽汙染，加上追求工業化佻生活好過，拍破臭氣層，會使海水溫度擰懸、海洋酸化、甚至砵砵白化死亡。

我知影恁意思矣，阿堅、祥哥。

時間誠拄好，隔轉冬，這籬圍仔一个大漁港動工矣，漸漸由原始的漁港，轉變做觀光勝地，嬌噹噹的遊客中心、袂細的魚貨賣場佻現代化的碼頭等等，一一完成，為應付洵穉穉的觀光人潮，漁港變成一个觀光海港，我共漁船仔賣掉，貸款換一隻遊艇，離開做漁夫的日子，當然祥哥佻阿堅也是跟綴我，只是阮無閣再拋魚，改做載著一班又一班的遊客，欣賞臺灣北海岸的景色，不時嘛佻海豬絞規陣，這就是今仔日，恁這幾隻猴因仔會坐咧遮聽我講故事的由來啦。

恁看阿堅已經恬恬換一身鑽水沫裝備，準備落跳去揣伊心目中的海底景緻，較停仔，若看著伊撈一大堆糞埤起來，免著驚，除了「海底翕相師傅」，阿堅嘛是誠勢的「海底環保義工」呢！

講甲遮，我愛真心誠意對恁講一聲：「歹勢，按恁出世到這馬，短短誠十冬，人類已經共海洋舞甲變成一个大糞埤場矣，真正有夠穉。」

故事講煞，咱嘛欲入港矣，逐家遮古錐，落船以前，共恁父母講，會記得共糞埤帶走，莫擲咧海裡去喔，會記得，地球干焦有一粒，好好仔愛護伊嘿。

大籬呆、野球帽仔佻縛綁毛尾仔，恁三个規工生番理濁，這聲哪會共我攬牢牢，哼，閣講哭就哭，過來、過來啦，予「白毛船長」攬一下，莫吼，後擺閣再來毋就好，「白毛船長」，我，閣講一个愈趣味的故事予恁聽，再會，細膩毋通跋倒。